

25

9-10

四書會要錄

論語卷之九

陽貨第十七

陽貨章

問

上是欲見而據禮以待之。下是屢諷而據理以答之。○只孔子不見

一語括盡通章。可以時亡。可以塗遇。可以互相問答。孔子曰。陽貨自是陽貨。卽謂貨未嘗見孔子。可卽謂孔子始終不見可。○不見可也。往拜權也。隨問而答。在此無所絀。而在彼亦無所忤也。貨天資小人。術既狡。陰語皆機警。而夫子雍容應之。曲盡其道。貨終無所施其奸也。○或曰。或遇或諾。陽貨費許多機械。聖人却目然順應。只如未嘗遇。只如未嘗遇。諾只如未嘗諾。

陽

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莫也而

讀

不待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
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

解陽貨奔齊曰吾欲張公室其作亂專政蓋自以爲收國之迷亂

孔子有同志而欲籠致之欲見是欲孔子來見已勿錯作彼欲來見
子○**愚按**貨亦小人亂人耳講書以權臣目之錯矣時亡在拜如其計

以復之自妙或疑其不誠或疑其效尤又或解時亡爲當其亡真迂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
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也失時謂不及事幾之會

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
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辯若不言而喻
意者○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退欲使助已爲亂耳故孔子

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孫而亦無所詘也。楊氏曰。楊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爲詘身以信道。非知孔子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詘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

解貨之言都著在孔子身上來。夫子之答却不認在自家身上。去只據理應之貨。不能復置一詞矣。○一曰不可。蓋就仁論仁。初不辨已之仁否也。再曰不可。蓋就智論智。初不辨已之智否也。終曰將仕。蓋就仕論仕。初不辨已之仕何人也。○失時之時是機會。下歲字是天時。日月逝矣二句。承上兩段來。言不可終於懷寶失時也。○**愚按**此等小人。惟人以待醉人法待之。不必安排許多道理。○君尊在位。則爲鷹鷂之。否則淡然相遭。見如不見。言如不言而已。若貨如公山佛氏。尚可轉化聖人。不知是以相遇也。○**長寶**述又說不爲仁。則言不可而已。好

從事而亟失時。誠不可爲智。則應曰不可而已。日月逝矣。歲不我與。誠不可不仕。則應曰將仕而已。一與彼機鋒相對。便有許多不妥處。且身分亦卑。

敘貨。凡迎而謂孔子曰。汝來。我與爾言。言曰。道德救世之寶也。苟懷其寶。不救邦家。而任其迷亂。可謂仁乎。是誠不可謂仁。子則答曰。不可。謂仁。貨又曰。時者。有爲之資也。苟平日又好從濟世之事。而屢屢失其機會。不乘時以有爲。可謂智乎。是誠不可謂智。子則答曰。不可。謂智。貨又曰。日月一逝。不可復反矣。年歲豈爲我少留。寶可終藏。而時可再失乎。意蓋諷夫子之急仕也。子則答曰。諾。吾亦將出而仕矣。貨自爲有心之譏。夫子若爲無心之答。其待小人也如此。

性習章

旨是契緊要人慎習。意人以相遠者。歸咎于性。不知習使然。指出欲人。

慎此習耳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卽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解性字。註云兼氣質言。性畢竟是理。但理不可懸空無寄。須寄在氣質耳。朱子曰。如一勺之水。非有物盛之。則水無歸着。此喻極明。○天下之生。凡一類者。無有不同。而纖悉則不能盡同。如人之形體一也。而耳目口鼻之位置。美惡則無一。同人之能言一也。而其聲音之清濁。高下則無一。同。然要其所以爲人。形人身者。終相若也。可以推人之性矣。○天地之性。粹然一出于善。安得謂之相近。纔說相近。便有不同。故註就氣

質上說註中初字非指天地之性說蓋對後來習而言也夫子言性就氣質中指出天地賦予之理不離乎氣質者言之若孟子言性則以其不離乎氣質者而言所謂天地之性也理寓於氣而氣載乎理本不相離也然理無不善而氣則不齊故人之性常隨氣之清濁純駁以爲通塞偏全而有美惡之異朱子云稟得木氣多則少剛強稟得金氣多則少慈祥推之皆然○氣自是氣質自是質質並氣而言則是形質之質若生質則是資質之質了翁謂天氣而地質蓋氣輕清無迹故屬天質重濁有迹故屬地○註美惡二字只如說好歹一般非以美爲善惡爲不善也美惡就本質上說善惡就理欲上說美惡皆可以爲善但美者較易惡者較難些○相近重好邊說蓋繼善成性本自純粹卽間有雜揉然以其未涉于人爲之初而言則美惡分數大概亦爭差不多故曰相近○饒氏曰此章程子專以爲氣質之性不如朱子兼字尤精此是

以本然之性兼氣質而言之。非專主氣質而言也。蓋謂之相近未免有些不同處。不可指爲本然之性。然其所以相近者。正以本然之性寓在氣質之中。雖隨氣質而各爲一性。而其本然之性爲之主。故不甚相遠也。○習有一人之學習。有衆人之風習。相遠須重不善邊。方得戒人愼習。本旨習于善。則善句對不過習于惡。則惡句。○不惟善者習于善。惡者習于惡。相去之遠。雖初善而終習于惡。初惡而終習于善。本身亦相去之遠。○相遠是習。自相遠非習之遠于性也。○習兼善惡。不可把習字一概說壞。○性相近則當於相近處求其至一之源。習相遠則當於相遠初愼所由分之路。○此章是從相遠之後。逆推其故而論之。○朱子曰。孟子言性善。自濂溪太極圖始說陰陽五行之變不齊。一程始因其說。推出氣質之性。○愚按二句語勢不平對。歸重下句。註意甚明。○理寓于氣質。如水盛于器。朱子此喻極明。蓋水本潔也。然盛之器潔則

水自潔盛之器不潔則水亦不能不爲之少汙若下愚則又器之汙之極甚者。○氣以成形而理寓焉。理卽在氣之中。氣既不能盡同。理自不能無異。然亦大同而小異。事如春生爲仁而氣候寒則生意緩。氣候暖則生意速。土質肥則生物厚。上質瘠則生物薄。是天地之性不能不以氣質而分。况于人乎。但生有緩速。厚薄之殊而生不殊。其在人亦然。如遇一不忍之事。彼此皆惻隱而惻隱之輕重不同。然其惻隱則一也。此相近之說也。○遠字沒底止。可畏。卽一人之身而有習之後。遠于無習之初。習久之時。又遠于方習之日。不但兩人賢不肖之相去也。

紀子曰。天下人品不同。有爲聖賢者。有爲愚不肖者。相去甚遠。人皆以爲所性固然。不知人得天地之理。以爲性。雖不能不因氣質之稟而有清濁純駁之不同。却無此善彼惡之異。以其未涉於人爲之初而言大。概有善無惡。爭差不多。蓋相近也。惟是後來習于善則善者自善。習于

惡則善者亦惡。以至日習日深。而善惡之相遠。遂不知其所底止耳。人可不致謹於其習。而談咎于性乎。

唯上章

旨 此章主意全在可移上。智下愚不恒有。而中人最多。則可移者多矣。人可不慎所習乎。唯字重看。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

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爲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耳。

解性相近是通善惡知愚說。上智下愚是就中摘出懸絕者說。○不移者不移于習也。重在慎其可移處。惟上知不移則凡未能上知者可危矣。唯下愚不移則凡不甘下愚者可勉矣。註云：人之氣質不補言性蓋此則純乎氣質之說矣。○下愚非無本然之性也。爲氣質昏濁埋沒重了故不移。○語與上章相接必一時之言。○**愚**此智愚不單屬知上智。謂智之最上者下愚。謂愚之最下者。○正註的當。伊川之說牽強。宜刪。語類云：聖人所言各有地頭。旣說相近而至不移便定是不移了。人之氣質實有如此者。如何必說到變得。孟子却只說性善必要去牽合便成穿鑿。

敘子曰：性本近而習相遠。此人之所以可移也。而亦有生來善惡一定。

必不可移者。則惟氣極其清。質極其粹。而爲上智。與氣極其濁。質極其駁。而爲下愚。這兩種人而已。外此則皆可爲善。可爲惡之。中人也。上智下愚。能有幾人。而人可不慎所習乎。

武城章

旨 通章以道字作主。上二節因其能以道化民而喜之。下二節因其能以學道相信而嘉之。夫子之心。無非欲以道易天下也。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弦琴瑟也。時子游爲武城宰。以禮樂爲教。故邑人皆弦歌也。

解 弦歌以琴瑟和歌。人聲與絲聲和也。禮樂不專弦歌。惟以禮樂爲教。故邑皆弦歌。

敘 子游宰武城。夫子之其邑。而聞邑中多弦歌之聲。其下有善俗。則上有善教。可知矣。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

解玩集註當於莞爾而笑讀住。是一截。○**愚按**莞爾而笑註明訓喜之。

自不可連下曰字。割雞句喜之深而不自覺其言之戲也。無反言以觀子游之自信意。

敘夫子喜子游之以禮樂化民也。不覺莞爾而笑焉。因而曰割雞也。而焉用此牛刀爲竟大材而小試也。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

解偃述所聞見人之當學禮樂不必論治之大小也。不可以君子自任。小人指武城之民說。君子學道則有以養其仁心而愛人。小人學道則

和順以服事其上而易使。武城雖小，亦有君子小人。何可不以禮樂教之？君子二句講完，方貼子游意。○子游是以禮樂爲教，不是以禮樂爲學，也不知何人誤以君子屬子游。遂令兩句頓分輕重。夫子游學道奚自今日乎？○集註一教字正對曰文兩學字。惟其君子小人皆不可不學道，故宰不可不以此教之。正對針夫子語中焉用字，謂割雞亦當用牛刀耳。君子小人，都指受教人說。所謂君子者，凡縉紳士大夫皆是，固不屬邑宰，亦不坐定現在有位也。饒氏謂學道時，君子小人猶未分，後來萬分太迂。

敘子游不喻夫子之說，乃以正對曰：昔者偃也，嘗聞諸夫子曰：爲士大夫之君子，學于禮樂之道，則和平樂易，有以養其仁心而愛人，愚賤之小人，學於禮樂之道，則循理守分，和順以服事其上而易使。今武城雖小，亦有君子小人，何可不以禮樂教之，而夫子以爲焉用何也？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共爲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

解是也。謂合乎治理也。○本是夫子之言。今自偃言之。卽偃之言也。夫子之心無非欲以道易天下。學道無分君子小人亦無分天下一邑。故喜子游以道治武城。又堅二三子之信。望其同以道濟天下也。○上句是印証學道之說。末句却消除牛刀句滲漏。○集註以嘉子游爲主。而于解門人之惑着。又以字是餘意也。嘉子游貼是也。句。解門人貼戲之句。○**愚按**夫子謂君子小人皆當學道。子游謂君子小人皆當教之以學道。且謂雖治小邑之君子小人皆不可不教之以學道。不但篤信夫子之言。且善推夫子之言矣。則夫子之言卽謂是偃之言可。

敘子乃顧諸弟子而解之曰。二三子。偃學道之言。深合于治理。誠是也。吾前云。割雞焉。用牛刀。特戲之耳。勿以爲真也。此言殆深嘉子游之篤信。而又以學道之治。并望之于諸弟子歟。

公山章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

解孔子之不助畔人。天下所知也。畔而召孔子。其志必不在於惡矣。故子欲往而卒不往者。知其必不能也。欲往二字。須看得活。此召在孔子未爲中都以前事。至定公十二年。墮費時。弗擾又畔。則孔子方用于魯。**愚按**此欲往。當與浮海居夷例看。聖人雖用世。念切安有不論事宜而混萌欲往之念者。亦必公山可轉理勢。可爲聖人道大化神自有作用。非儒者所能揣度也。

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未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

解未之也已集註只云無所往矣註疏則云無可之則止較全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爲東周言與周道於東方○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爲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

解麟士曰豈徒哉決公山爲東周決我也自是兩節若作一滾說則看公山之召太重纂序云如有用我卽如苟有用我當脫開泛說○蔡氏曰是時周建都于東夫子得用將使周道復興故曰爲東周非謂使魯爲東周也○**愚按**從我改邪歸正方是用我旣改邪歸正則事無不可爲者矣○神龍得些小水便可興雲布雨澤沛千里聖人之爲東周其